

第四十二章

尤索林

“科恩中校说了，”丹比少校拘谨而满意地微笑着对尤索林说，“那笔交易还有效。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没这话，没有这回事。”

“哦，是真的，真很顺利，”丹比少校好心地坚持说。“事实上，一切都比以前好得多。你真是运气，差一点儿叫那个姑娘给杀害了。这么一来，这笔交易完全可以做成。”

“我没和科恩中校做什么交易。”

丹比少校兴高采烈的乐观主义情绪一下子全不见了，浑身上下一个劲儿地冒汗。“你同他是谈过一笔交易，是吗？”他苦闷而迷惑地问。“你们不是谈妥了吗？”

“我不干了！”

“你们不是把一切都讲定了吗？你答应得好好的。”

“我的话现在不算数啦。”

“嗨嗨，”丹比少校叹了口气，掏出一块折得好好的白手帕，轻轻按了按他那满是皱纹的前额，“到底是为了什么呢，尤索林？他们向你提出的是一笔挺好的交易嘛！”

“是一笔卑鄙龌龊的交易，丹比。是一笔丑恶的交易。”

“嗨嗨，”丹比少校烦躁起来，用手抹了抹他钢丝般的乌黑头发，他那一头鬃曲的又粗又短的头发的这时已经完全给汗水浸湿。“嗨嗨。”

“丹比，难道你不认为那是一笔丑恶的交易吗？”

丹比少校沉思了一会，勉强同意说：“不错，是丑恶的。”他的两只滚圆的、突出的眼睛露出了心烦意乱的神情。“既然你讨厌它，那你为什么要达成这样一笔交易呢？”

“那是我一时软弱的结果，”尤索林闷闷不乐，自我解嘲地说了句俏皮话。“我是想救自己的一条命。”

“你现在就不想救自己的命了吗？”

“怎么不想，就为这个我才不让他们再派我去执行飞行任务。”

“那么让他们送你回国，你就不会再有危险了。”

“让他们因为我已经执行过五十次以上的飞行任务而送我回国，”尤索林说，“不是因为我给那个姑娘捅了一刀，也不是因为我变得狗娘养的那么顽固。”

丹比少校戴着眼镜用诚恳而烦恼的神气使劲摇了摇脑袋。“要是他们那么做的话，那他们几乎就得把所有的人都送回国去。大多数人都执行过五十次以上的飞行任务。卡思卡特上校要是一下子要求那么多的生手来顶替，肯定会引起上面来查问的。他这是作茧自缚。”

“那是他的问题。”

“不，不，不，尤索林，”丹比少校很关切地表示不同意。“是你的问题。因为要是你不跟他们做成这笔交易，那么，

等到你一离开医院，他们马上就要把你送军事法庭审判。”

尤索林把拇指搁在鼻尖上朝着丹比少校做了个轻蔑的手势，扬扬得意地笑了起来。“他们会把我送军事法庭审判，那才见鬼哩。别骗我，丹比。他们连试都不会试。”

“他们为什么不会试呢？”丹比少校问，惊愕地眨巴着眼睛。

“因为我现在完全能支配他们。有个官方报告说，我给一个想谋害他们的纳粹刺客捅了一刀。在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后再要把我送军事法庭审判，那他们可就太傻了。”

“可是，尤索林！”丹比少校嚷道。“另外还有一个官方报告说，你是在大搞黑市买卖的时候给一个纯朴的姑娘捅了一刀的，还说你的黑市买卖跟破坏行为以及向敌人出卖军事机密等有牵连。”

尤索林听了又是惊慌又是失望。“你说另外还有一个官方报告？”

“尤索林，他们想准备多少官方报告就可以准备多少，这样他们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任意选用了。这一点你难道不知道吗？”

“我的天，”尤索林沮丧不堪地嘟囔说，脸上连血色都没有了。“我的天。”

丹比少校带着好心人那种迫不及待的神气急急地说下去。“尤索林，他们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让他们送你回国。这样对每个人都最有利。”

“对卡思卡特、科恩和我说是最有利，并不是对每个

人都是这样。”

“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丹比少校坚持说。“这样一来，全部问题都解决啦。”

“对大队里不得不继续多执行一些飞行任务的弟兄们说来也最有利吗？”

丹比少校犹豫了一下，不安地转过脸去一刹那。“尤索林，”他回答，“要是你逼得卡思卡特上校把你送军事法庭审判，证明你犯有他们控告你的全部罪行，那对任何人也没有好处。你就得在牢里呆上很长的时间，你这一生也就毁啦。”

尤索林怀着越来越关切的心情听丹比少校讲。“他们都指控我一些什么罪呢？”

“在弗拉拉上空作战不力；不服从上级的指挥；拒不执行对敌作战的命令；还有擅离职守。”

尤索林一本正经地把两边腮帮吸了进去。“他们可以指控我这一大串罪名，是吗？他们为了表彰我在弗拉拉的战斗，还给了我一枚勋章。他们现在又怎么能指控我作战不力呢？”

“阿费会发誓作证说，你和麦克沃特在报告中撒谎。”

“那个狗杂种管保会那么干！”

“他们还会说你犯了这一连串的罪行。”丹比少校一件一件举出来：“强奸，大规模黑市买卖，破坏行为，还有向敌人出卖军事机密等等。”

“他们怎样来证明我犯有这些罪行呢？这些事我一桩

也没干过。”

“可是他们有证人，可以作证说你干过。他们只要对人家讲，干掉你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可以找到需要的全部证人。就某个方面来说，干掉你会对国家有利。”

“你倒说说，就哪个方面来说？”尤索林强捺住心头的怒火，用一只臂肘撑着慢慢地抬起身子，问。

丹比少校身子朝后缩了一下，又用手帕揩起额头来。“我说，尤索林，”他带点歉意地结结巴巴说了起来，“现在让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名誉扫地，对于打赢战争是没有任何好处的。咱们得面对现实，尤索林。不管怎么说，咱们飞行大队的战绩一贯还是很好的。要是你受到军事法庭审判而又无罪开释，别人或许也会拒绝执行飞行任务了。那样一来，卡思卡特上校就要丢脸，咱们单位的军事效率也就完了。所以，就这方面来说，把你定罪送进监狱，是对国家有利的，就算你完全无罪也得这么办。”

“瞧你把事情说得多可怕！”尤索林用尖刻而愤懑的口气厉声说。

丹比少校不好意思地涨红了脸，两只眼睛局促不安地膘来膘去。“请你不要责怪我，”他带着一副恳切的神情请求说。“你知道，这可不是我的过错。我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想尽可能客观地看问题，对一个很困难的局面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来。”

“又不是我造成这个困难局面的。”

“但是你能解决这个局面。不解决你又能怎样呢？你

已经不想再执行飞行任务了。”

“我可以溜掉。”

“溜掉？”

“开小差。一走了事。我可以把这一切乌烟瘴气的东西统统甩在背后，拔腿就跑。”

丹比少校吃了一惊。“跑到哪儿去？你能跑到哪儿去呢？”

“我很容易就可以跑到罗马。我可以藏在那里。”

“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每分钟都怕他们会找到你吗？不，不，不，尤索林，那可是一桩灾难性的事情，不名誉的事情。逃避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请你相信我，我只是想帮助你。”

“那个和蔼可亲的密探在下手狠捅一下我的伤口之前也是这么说来着，”尤索林挖苦地顶了他一句。

“我可不是密探，”丹比少校愤怒地回答说，两颊又红起来了。“我是个有高度是非感的大学教授。我不会欺骗你。我也不会对任何人撒谎。”

“要是大队里有人问起这次谈话，你准备怎么说呢？”

“我就对他撒个谎。”

尤索林嘲弄地笑了起来。丹比少校涨红着脸，很不自在，但是看到尤索林情绪有了变化，气氛有可能和缓下来，就如释重负地靠到了椅背上，仿佛欢迎他情绪上的这种变化似的。尤索林带着含蓄的怜悯和轻蔑交织的神情盯着丹比少校。他背靠着床头架坐在床上，点燃了一支香烟，露出

一副有点尴尬的自得其乐的神气微笑着，同时古怪而同情地注视着丹比少校脸上那生动的、双目圆睁的惊恐神情。自从到阿维尼翁上空执行任务的那天，德里德尔将军下令要把丹比少校拖出去枪毙的时候起，这种神情就在他脸上生了根。当时那份惊恐所留下的皱纹，象深深的刀疤一样永不消失。尤索林为这位中年的温文尔雅、品行端正的理想主义者感到难过，他对那些缺点不大，也不大惹麻烦的人总是有这种感情的。

他故意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丹比，你跟卡思卡特和科恩那种人怎么能一块儿工作下去呢？你不觉得反感吗？”

丹比少校对尤索林提出的这问题似乎感到有点惊奇。“我跟他们一块儿工作是为了帮助国家，”他回答说，好象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是我的上级，服从他们的命令是我对打赢战争所能做出的唯一贡献。我跟他们一块儿工作，因为这是我的义务。再说，”他垂下眼睛，放低嗓音补充了这么一句，“我也不是个惹是生非的人。”

“你的国家现在不再需要你帮助了，”尤索林驳斥这种说法，把道理讲给丹比少校听。“所以，你所做的不过是帮助他们而已。”

“我尽量不往那方面想，”丹比少校直率地承认这一事实。“我尽量把思想集中在战争所取得的巨大成果上面，尽量忘掉他们也正在取得成功这一事实。我尽量假装觉得他

们是微不足道的。”

“你知道，我的麻烦也就在这里，”尤索林合抱起两臂，同情地沉思着说。“在我和我的所有理想之间，我总碰上一些谢司科普夫、佩克姆、科恩和卡思卡特之流的人物。而这种人多少又改变了我的理想。”

“你应该尽量不要去想他们，”丹比少校用断然的口气劝告说。“还有，你一定不可以让他们改变你的价值观念。理想是好的，但人有时候却并不那么好。你一定得看事情的大的方面。”

尤索林表示怀疑地摇了摇头，拒绝了丹比的劝告。“我抬头一看，就只看见人们拚命捞钱。我看不见上帝，看不见圣人，也看不见天使。我只看见人们利用每一种正当的冲动，每一出人类的悲剧，拚命捞钱。”

“但是你得尽量不去想那种事，”丹比少校坚持说。“你得尽量不让这种事把你给弄烦了。”

“哦，这种事并不怎么使我烦恼。真正使我烦恼的是，他们把我看作傻瓜。他们自以为很高明，别人都是些笨蛋。你知道，丹比，我刚才有这么个想法，这是我头一回有这么个想法，也许他们的看法是对的。”

“可是这种事你也得尽量不去多想，”丹比少校争辩说。“你得光想国家的福利和人的尊严才行。”

“不错，”尤索林说。

“我真的是这个意思，尤索林。这可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你可千万不能忘记我们现在是在跟侵略者打仗。如果

他们打赢了，他们不会让我们两个当中任何一个活下去的。”

“这我知道，”尤索林突然恼怒地绷起脸来简短地回答了这么一句。“老天爷在上，丹比，不管他们授给我那个勋章的理由是什么，反正那是我自己挣来的。我已经执行过他妈的七十次战斗飞行任务了。你不要同我讲什么为了拯救国家而战斗那种话啦。我一直都在为拯救我的国家而战斗。现在，为了拯救我自己，我可要稍微再战斗一下。国家现在已经不再有什么危险啦，可我个人却面临着危险。”

“战争还没有结束呢。德国人正在向安特卫普推进。”

“德国人在几个月内就会打败啦。在那之后几个月，日本人也会打败。要是我现在去送命，那就不是为国牺牲，而是为了卡思卡特和科恩去送死。所以在这一期间我要把轰炸瞄准具交回去。从现在起，我就只考虑我自己了。”

丹比少校带着高人一等的微笑，用宽容的语气回答说，“尤索林，要是大家也都这么想，结果会怎样呢？”

“要是我不这么想，那我就是一个该死的傻瓜，不是吗？”尤索林坐在床上，带着一种嘲弄的表情挺了挺身子。“你知道吗，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象我以前也跟什么人有过这么一次谈话似的。就跟随军牧师一样，他无论对什么事情都有一种经历过两次的感觉。”

“随军牧师要你让他们送你回国去，”丹比少校说。

“随军牧师可以跳进湖里去。”

“噢，”丹比少校失望而遗憾地摇摇头，叹了口气。“他

怕他会影响了你。”

“他并没有影响我。你知道我会怎么干吗？我也许就会这么呆在这张病床上，象植物那样生活下去。我可以很惬意地呆在这儿吃吃睡睡，让别人去操心，去拿主意。”

“你非得拿主意不可，”丹比少校不同意。“一个人不能象植物那样生活。”

“为什么不能？”

丹比少校的眼睛里露出一一种模模糊糊的热忱神色。他若有所思地表示同意说，“要是能象一株植物那样生活，那一定是很妙的。”

“是很丑恶的，”尤索林回答说。

“不会是很丑恶的。能够摆脱这一切怀疑和压力，那一定是桩很开心的事，”丹比少校坚持说。“我大概倒喜欢象一株植物那样生活，不为什么重大的事情去拿主意。”

“是株什么植物呢，丹比？”

“一株黄瓜或是胡萝卜。”

“什么样的黄瓜呢？是株好黄瓜还是株坏黄瓜呢？”

“当然是好黄瓜。”

“那他们等你一长熟，就把你摘下来，切成碎块做色拉。”

丹比少校的脸沉了下来，“那么就是一株不好的黄瓜。”

“那他们就让你烂掉，好拿你做肥料去让好黄瓜长得好。”

“要是那样的话，我大概不想象一株植物那样生活了，”

丹比少校无可奈何地苦笑了解说。

“丹比，我真的非得让他们送我回国吗？”尤索林一本正经地问他。

丹比少校耸了耸肩。“这是拯救你自己的一种办法。”

“这是断送我自己的一种办法，丹比。这一点你应该知道。”

“你可以得到你想要的许多东西。”

“我现在不想得到我想要的许多东西，”尤索林回答，接着突然在一阵失望和愤怒之中用拳头对着床垫重重捶了一下。“真他妈的见鬼，丹比！我有好些朋友都在这场战争中牺牲了。我现在不能跟他们做交易。让那个婊子给捅了一刀，这算是我碰上的最好的事情。”

“难道你情愿坐牢吗？”

“难道你情愿让他们把你送回国去吗？”

“我当然情愿！”丹比少校深信不疑地说。“我的确情愿，”过了一会儿，他又以一种不那么有把握的态度补上一句。“是的，我想，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的话，我会让他们送我回国的，”经过心烦意乱地沉思了一会后，他很不自在地拿定了主意。随后，他做了一个十分痛苦的动作，厌恶地把脸转向一边，脱口而出地说道，“嗨，当然咯，我会让他们把我送回国去的！可是我是这么一个糟糕透顶的胆小鬼，我是不可能真的处在你这种地位的。”

“假如你不是一个胆小鬼？”尤索林一面问，一面仔细地端详着丹比少校。“假如你确实有胆量公开反抗某一个

人呢？”

“那我就不让他们把我送回国去，”丹比少校加重语气、热情洋溢、兴高采烈地发誓说。“当然罗，我肯定不会让他们把我送上军事法庭。”

“你会执行更多的飞行任务吗？”

“不会，当然不会。要是再执行，那就是全面投降了。再说，我也可能会送命。”

“那么你要逃走罗？”

丹比少校带着高傲的神色准备进行反驳，兀地一下又停住了，半张开的嘴默默无言地逐渐合拢。他厌倦地撇起了嘴。“我猜想，对我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希望，有希望吗？”

他的前额和凸出的白眼珠很快又神经质地闪亮起来。他把乏力的两手交叉在一起，搁在膝盖上，低垂着眼睛瞧着地板，坐在那里几乎连口气都不出，默认自己已经失败了。一些阴暗、陡削的影子倾斜着从窗外延伸进来。尤索林神色庄重地望着丹比少校。这时，外面有辆全速开来的汽车突然嘎地一声刹住，同时响起了有人朝着大楼急急忙忙奔过来的脚步声。可是他们俩谁也没动一动。

“有的，对你来说还有希望，”尤索林有点迟钝地想起了这么一句。“迈洛也许会帮助你。他比卡思卡特上校有地位。再说，他还欠我几桩人情哩。”

丹比少校摇摇头，没精打采地回答说，“迈洛跟卡思卡特上校现在是好朋友啦。他让卡思卡特上校当了伙食联营

机构的副总经理，还答应战后给他个重要的职位。”

“那么，前一等兵温特格林会帮我们的，”尤索林嚷着说。“他恨他们两个人。这件事会使他大为生气的。”

丹比少校又忧愁地摇摇头。“迈洛和前一等兵温特格林上星期和好啦。他们现在都是迈一明联合公司的合伙人。”

“这么说，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是吗？”

“没有希望了。”

“毫无希望了，是吗？”

“毫无希望了，”丹比少校表示同意。过了一会，他抬起头来，提出了一个只想好一半的主意。“要是他们能象使其他人失踪那样除掉我们，让我们摆脱这要命的负担，那不是挺好吗？”

尤索林说那样也不好。丹比少校重又垂下眼睛，感伤地点头表示同意。他们两人就这样毫无办法地坐在那里，一直等到走道里突然响起了一阵脚步声，随军牧师带着关于奥尔的激动人心的消息，拉开嗓子喊着冲进屋来。他惊喜若狂，激动万分，有一两分钟几乎前言不搭后语，眼睛里闪耀着欣喜的泪花。等尤索林最后弄明白随军牧师讲的是什么话后，他几乎不敢相信，啊的叫了一声，从床上一下子蹦了起来。

“上瑞典去了吗？”他嚷着说。

“是奥尔！”随军牧师嚷着。

“奥尔吗？”尤索林嚷着。

“上瑞典去啦！”随军牧师嚷着说，他开心得象发了狂，脸上笑嘻嘻的，脑袋一点一点地动个不停，情不自禁地昂首阔步满屋子乱跑起来。“我说，这可是奇迹！奇迹！我现在又信上帝啦。真的又信上帝啦，在海上度过这么多星期之后，终于漂到瑞典上岸啦！这真是奇迹。”

“漂上岸啦，他娘的！”尤索林说，他也是欣喜若狂，满屋子乱蹦乱跳，冲着墙壁、天花板、随军牧师和丹比少校纵声大笑。“他哪里是漂到瑞典海岸的。他是划过去的！他划过去的，牧师，他是划过去的。”

“划过去的？”

“他是计划好的！他是存心上瑞典去的。”

“嗯，我不管他是漂过去的还是存心划过去的！”随军牧师仍旧那么热情奋发地回答。“这总是个奇迹，这是人类智慧和毅力创造的奇迹。瞧瞧他干出了什么样的奇迹！”随军牧师用双手紧紧地捧住自己的脑袋，笑得直不起腰来。“你能想象出奥尔的那副样子吗？”他惊诧地大声叫起来。“你能想象出他当时那种情形吗？坐在黄色的木筏上，拿着那柄蓝色的又细又小的桨，趁着夜里划过直布罗陀海峡——”

“后边还拖了一根钓丝，就这么一路靠吃生鳕鱼到了瑞典，每天下午还沏杯茶喝呢——”

“你这么一说，我可以想象得出他那种神气啦！”随军牧师嚷道。他一个劲地赞不绝口，这时才稍微停顿了一下，换上口气。“我可得说，这真是人类坚忍不拔的意志创造的奇迹。这正是我从现在开始要做的事情！我也要坚忍不拔。

是的，我也要坚忍不拔。”

“奥尔在整个过程中每一步都知道该怎么做！”尤索林欢欣鼓舞地说，他得意扬扬地把两只拳头高举过头，好象要抓出什么意想不到的新发现似的。他把身子滴溜溜地转了一圈，停下来面对着丹比少校。“丹比，你这个笨蛋！到底还是有希望的。你难道瞧不出吗？甚至克莱文杰也可能还活着，就藏在他的那层云里什么地方，等到没有危险了才跑出来。”

“你们在讲些什么？”丹比少校迷惑不解地问。“你们两个在讲些什么？”

“给我拿些苹果来，丹比，还要一些栗子。快去，丹比，快去，趁现在还来得及，赶快拿些山查子和七叶树果子来给我，也给你自己弄一点。”

“要七叶树果子吗？要山查子吗？到底做什么用？”

“填在腮帮子里呀，这还用说吗？”尤索林把两只手臂高举起来，做了个有力而绝望的自我责备的手势。“啊，我当时为什么没听他的话呢？我为什么不相信他呢？”

“你发疯啦？”丹比少校又惊慌又迷惑不解地问。“尤索林，给我讲讲你们在说些什么，成吗？”

“丹比，奥尔是计划好那么干的，你还没听懂吗——他从一开头就计划好那么干。他甚至还演习过怎么让自己的飞机给打下来。每次战斗飞行的时候，他都要演习一番。可我呢？我竟然不肯跟着他一起飞行！唉，我当时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他约我一道走，可我不愿意跟他一道走！

丹比，还给我弄些公鹿的大牙来，再得有个瓣膜好装上，有一副傻呵呵的神气，让谁也不会疑心你心里有什么鬼主意。这些我都需要。唉！我当时为什么没听他的话呢？现在我才明白，他当时要跟我说的是什么啦。我甚至还明白了那个姑娘为什么要用鞋子打他的脑袋。”

“你说为什么？”牧师尖着喉咙问。

尤索林打了个转，一把攥住牧师衬衫的前襟恳求说，“牧师，帮我一下，请你帮我一下，把我的衣服拿来。请你赶紧帮我去拿，成吗？我现在马上就需要。”

牧师连忙很机灵地跑走了。“好，尤索林，我这就去拿。可我知道你的衣服搁在哪儿呀。我怎么去拿呢？”

“要是有谁拦住你，你就吹胡子瞪眼睛，吓唬吓唬他。牧师，把我的军服拿来！总在这医院里一个什么地方。一生就这么一回，快把一件事办成功吧！”

牧师下定决心，挺起胸膛，把牙关咬得紧紧的。“别担心，尤索林，我去给你把军服拿来。可是那姑娘为什么要用鞋子打奥尔的脑袋呢？请你快告诉我。”

“为什么？因为他出钱叫她这么干的！可她没肯狠狠打，所以他不得不划到瑞典去了。牧师，给我去把我那军服找来，这样我就可以离开这里。去跟达克特护士要。她会帮忙的。只要能把我从这儿打发走，她什么事都肯帮忙的。”

“你想上哪儿去呀？”等牧师从屋里飞快跑出去后，丹比少校忧心忡忡地问。“你打算干什么？”

“我打算溜走，”尤索林用圆润、清亮的嗓音宣布，一边说一边已扯开了身上睡衣领口那儿的几个扣子。

“嗨，别这样，”丹比少校苦哼了一声，用两只手掌心很快地拍拍他那张直冒汗的脸。“你溜不掉的。你能溜到哪儿去呢？你能上哪儿呢？”

“上瑞典去。”

“上瑞典？”丹比少校惊讶地嚷起来。“你想溜到瑞典去？你疯了吗？”

“奥尔都到了那里啦。”

“嗨，你别，别，别，别这样，尤索林，”丹比少校恳求说。“你绝对到不了那里的。你没法溜到瑞典，你连划船都不会。”

“那我可以上罗马去，只要你离开这里后保守秘密，并且让我有机会搭乘一架飞机就成。你乐意这么做吗？”

“可他们会找到你的，”丹比少校拚命和尤索林争辩。“他们会把你押回来，甚至还会更加严厉地惩罚你。”

“这回他们可得拚出老命来逮我。”

“他们会拚出老命来逮你的。即使他们找不到你，你得过什么样的日子呢？你永远孤孤单单一个人。谁都不会支持你，而且你永远担惊受怕地生活，就怕被人家告发。”

“我现在的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可你不能就这样丢下你的责任，逃避开，”丹比少校坚持说。“这是一种十分消极的行动，是逃避现实的。”

尤索林带着轻快、嘲弄的神情笑了起来。他摇了摇头

说，“我并不打算逃避责任，我是迎着责任上。为了救自己的性命而逃跑，这不算是什么消极的行动。你知道谁是逃避现实的人吗，丹比？不是我，也不是奥尔。”

“牧师，请你跟他谈谈，好吗？他想开小差。他想溜到瑞典去。”

“好极了！”牧师喝彩似地说，同时有点自负地把一个塞满尤索林衣服的枕套丢在床上。“溜到瑞典去吧，尤索林。我留在这里坚持下去。对，我要坚持下去。不管什么时候我碰上卡恩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我就唠唠叨叨地骂他们，跟他们胡缠。我可不怕。我甚至还要找出德里德尔将军来跟他纠缠呢。”

“德里德尔将军调走啦，”尤索林一边提醒牧师，一边穿裤子，匆匆忙忙地把衬衫塞了进去。“现在是佩克姆将军在主持工作。”

牧师继续一刻不停地唠唠叨叨讲着知心话。“那我就找佩克姆将军，甚至谢司科普夫将军，跟他们纠缠。你知道我还要干什么吗？我下回一见到布莱克上尉，就要对准他的鼻子给他一下。不错，我就要对准他的鼻子给他一下。我要拣周围有许多人的时候干，这么一来他就没机会回手了。”

“你们两个都疯了吗？”丹比少校抗议说，两只凸出的眼睛带着痛苦、恐惧和愤激的神情睁得老大。“你们两个都糊涂了吗？尤索林，听我说——”

“我告诉你，这可是个奇迹，”牧师说，他一把搂住丹比

少校的腰，架着臂肘，做出跳华尔兹舞的姿势，拖着少校转起圈来。“这是个真正的奇迹。既然奥尔能划到瑞典去，那么我也能斗倒卡思卡特上校和科恩中校，只要我坚持下去的话。”

“牧师，请你别说了，好不好？”丹比少校温和地恳求着。他挣脱了牧师的搂抱，做了个表示不安的动作，拍拍冒汗的额角。尤索林正在伸手拿鞋子。丹比少校俯过身去说，“那么，上校怎么样——”

“他关我屁事。”

“不过实际上这可能——”

“让他们两个统统见鬼去！”

“这样，事实上可能却帮助他们，”丹比少校固执地说。“这一点你想过吗？”

“让这些杂种去得意吧，我才不管呢。反正我也拦不住他们，我只能用开小差难难他们。现在，我有我自己的责任，丹比。我非得上瑞典去不可。”

“你绝对到不了瑞典。这是不可能的。从这儿跑到那儿，就地理上说，几乎也是不可能的事。”

“妈的，这我知道，丹比，可我至少得试一试。罗马有个小姑娘，要是我能找到她，我想救出她的性命。要是我能找到她，我就把她带到瑞典去，所以这不完全是自私，是吗？”

“你这完全是神经错乱。你的良心决不会让你安宁的。”

“上帝保佑，”尤索林笑道。“我这个人心里没有什么担忧的事是活不下去的。对吗，牧师？”

“下回我碰上布莱克上尉，就对准他的鼻子给他一下，”牧师得意地一边说，一边举起左手，伸出两个手指，随后笨拙地挥了出去。“就象这样给他一家伙。”

“这不丢人吗？”丹比少校问。

“丢什么人？我现在这样才丢人哩！”尤索林把第二只鞋的鞋带也牢牢地系好后，一下子站起身来。“我说，丹比，我准备走啦。你看怎么样？你乐意给我保守秘密，并且让我搭乘一架飞机吗？”

丹比少校带着一丝古怪而愁闷的微笑一言不发地凝视着尤索林。他已经不再冒汗了，样子显得非常镇静。“要是我真的来拦住你，你打算怎么办呢？”他带着忧伤、嘲弄的口气问。“狠揍我一顿吗？”

尤索林听了丹比少校的问话，象受了侮辱似地感到惊讶。“不，当然不。你干吗要这么说呢？”

“我要狠揍你一顿，”牧师一面夸口说，一面蹦到丹比少校身边，做出一副挥拳搏斗的架势。“我要把你和布莱克上尉狠揍一顿，可能还有惠特科姆中士。要是我发觉我再也用不着害怕惠特科姆中士了，这不是大好事吗？”

“你准备拦住我吗？”尤索林目不转睛地望着丹比少校问。

丹比少校连忙避开牧师，犹豫了一下，然后脱口说道，“不，当然不拦住你！”突然，他扬起两只手臂，朝房门口做了个十分急迫的动作。“当然，我不会拦住你的。你走吧，看在上帝面上，赶紧走吧！你需要钱吗？”

“我还有点钱。”

“我这儿另外有点钱也给你。”丹比少校带着激动的、热情洋溢的表情塞了厚厚一叠意大利钞票给尤索林，然后用两只手紧紧握着尤索林一只手，一方面是要给尤索林一点鼓励，一方面也好让自己发抖的手指平稳下来。“这会儿呆在瑞典，那一定是很美的，”他用羡慕的口气说。“那边的女郎真可爱，那边的人也都比较聪明。”

“再见了，尤索林，”牧师招呼说。“祝你好运气。我留在这里，坚持下去。等仗打完后，咱们会再会面的。”

“再会，牧师。谢谢你，丹比。”

“你觉得怎样，尤索林？”

“挺好。不，我心里挺害怕。”

“害怕倒不坏，”丹比少校说。“这就是说，你还充满了生气。这种事情可不是开玩笑。”

尤索林朝室外走去。“这是挺有意思的。”

“我说的是真话，尤索林。你每日每时可都得保持警惕。他们是不管到天涯海角也想逮住你的。”

“我一定随时随刻都保持警惕。”

“你得赶紧走才行！”

“我这就走。”

“赶紧走吧！”丹比少校嚷着说。

尤索林连忙走了出去。奈特雷的妓女这时正藏在门外。一把切菜刀劈头砍了下来，只差一点点没砍到。尤索林就这么跑掉了。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第二十二条军规

作者：(美)赫勒(J. Heller)著；南文译

页数：694

出版社：上海市：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1981

主题词：中篇小说(地点：美国 年代：现代 学科：选集)

SS号：10351241

DX号：000000933354

<http://book2.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0933354&d=126B21EA3CE7F1A842C3CCBFB14AC3F4&fenlei=0908&sw=%BE%FC%B9%E6>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目次

- 第一章 得克萨斯人
第二章 克莱文杰
第三章 哈弗迈耶
第四章 丹尼卡医生
第五章 一级准尉怀特·哈尔福德
第六章 亨格利·乔
第七章 麦克沃特
第八章 谢司科普夫少尉
第九章 梅杰·梅杰·梅杰少校
第十章 温特格林
第十一章 布莱克上尉
第十二章 波洛尼亚
第十三章 德·科弗利少校
第十四章 基德·萨普森
第十五章 皮尔查德和雷恩
第十六章 露西安娜
第十七章 全身雪白的士兵
第十八章 看东西有两个映像的士兵
第十九章 卡思卡特上校
第二十章 惠特科姆下士
第二十一章 德里德尔将军
第二十二章 迈洛市长
第二十三章 奈特雷的老头
第二十四章 迈洛
第二十五章 随军牧师
第二十六章 阿费
第二十七章 达克特护士
第二十八章 多布斯